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選將說

王鳴鶴曰余觀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而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何人而非卿何人而非將乎然則選將之名蓋始于周以後由唐宋以迄　本朝法制大備豪傑之士挺生斯世爲國家捍衛生靈奠安社稷稽古

按今何代無之顧起于閥閱者未免紈袴之習拔于閭伍者終貽微賤之誚武舉方畧以爲門多倖進蹶張負重以爲椎魯少文選之之道蓋難言哉雖然　國家不難于選將而難于儲將選將在一時而儲將在平昔世久承平武事廢弛機敗於中制而權輕於外監事失便宜動唯掣肘徒俾豪雄之志闒遏而不獲伸斯何以養其鋭氣而克展壯猷也哉方今東北繹騷死綏纍踵累卵之勢亦孔亟矣爲　當宁計安危亡羊而補牢或猶未晚也

選將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太祖此言卽吳大帝勸呂蒙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適古今雖能成功不過曩材而已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人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蓋世身繫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藉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

邱文莊曰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文吏中求將今以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二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舍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臣多而輕故也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蘇文忠曰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兵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義理推機變之人無問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舉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幾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謂武舉亦然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科爲將帥邊將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

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鎭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對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厲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夐相遠也

邱文莊曰寓蜀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挂誤者永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且不可況求將才以卽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甞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邱文莊曰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者所以為武也粲武學

於一室之中專為一事之學子夏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謂事業有專攻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不

過挽强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爲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耶律文肅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羈縻一人有機權安即轉而危矣

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業進之際恒思于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攻務蓋衆庶因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圉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謀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

生員以百人爲額

邱文莊曰富弼于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于儒學之外則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與歎側席而爲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在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孽胡未殄疆埸屢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儔

云內無且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爲憂況以
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枹幹栝
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
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務先幾有備之實故
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鄒文莊曰舜民言將之爲用不必專以攻戰爲事
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
有以培植之灌溉之壅其根而條其枝去其翳而
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責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
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
姦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謀自銷矣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

沂言臣覩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衞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権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請曉軍旅實選用初意也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邱文莊曰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

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術備其一二為武科之
設將才何莫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望汲
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國朝武官以襲受任者既有常制其餘或某勇出
衆可任用者雖拘資格故有選用將材之例
宣德五年令天下都司衛所於所屬官及行伍內
每歲選智勇廉能者一人送京試用○正統八年
令軍民之中有軍謀勇力者聽官司保舉以軍謀
舉者試攻守策以勇力者試弓馬及負重至二石
以上○成化八年令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諳曉
兵法謀勇過人弓馬熟閑者並許保舉試中者無
官授以冠帶有官仍舊職授撥營操練聽調邊方
舉者就各營操備其有材兼文武堪為大將而職
卑自進者將兵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科道并在
外衙門各舉所知本部奏　請擢用
武舉之法試其謀畧藝能列其等第而擢用之與
文士科舉畧同問會舉行今具列事例于後
凡武舉每六年一試在文舉鄉試後九月開科武

學幼官子弟及天下軍民人等材堪應舉者先期赴部聽候入試中式及下第者俱照後開事例于後○天順八年令天下文武衙門各詢訪所屬官員軍民人等有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從公保舉從巡撫巡按會同三司官考試直隸從巡按御史考試中者徑送兵部會同總兵官於帥府內試策畧教場內試弓馬答策二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官量加署職二級旗舍餘丁授所鎮撫民授各衛試經歷俱月支米三石若答策二問騎中二矢步中一矢以上者次之官量加署職一級旗舍餘丁授冠帶總旗民授各衛試知事俱月支米二石並送京營量用把總管隊聽調行功照例陞賞

宏治中凡武舉人試策二道文理優贍者熟及射中式者陞二級文不甚優射雖偶中止陞一級甚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雖合式策不佳者俱暫發以俟再試中者送團營或分送各邊俱賫書方畧量用把總或守備城堡免分管隊役每六年九月

一實考試軍衛有司果有材堪應舉者聽從應試之期譴送赴部考退生員并會經問斷行止有虧者不許凡再試不中者發回原衛原籍供本等職役後又令先策畧後弓馬如策不佳即不許騎射或答策甚佳不能騎射者亦黜

選將論 出武經總要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古者國家雖安必常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才不以遠遺不以賤棄不以詐疎不以罪廢故管仲射鉤齊威任之以霸孟明三敗秦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

曉孫武之瓦合白起之世舊韓信儒怯黥布徒隸衛
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謝艾以參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
罪累李勣取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階哉所
庸人論將常視於勇夫勇者才之偏爾勇必輕鬬不
見必勝之道也夫將以五才爲體五謹爲用五才者
智信仁勇嚴也五謹者理備果誡約也明君知此十
者而猶憚取人之難又必設九驗九術以觀之九驗
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

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由此驗之可知也）九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為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罰賞不踰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于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藝

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
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彊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
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
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伎能有長短局量有大
小因材器使如鈎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
不可以代庾斛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
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
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六敗者不量衆
寡本乏刑德失於訓練非理興怒法令不行不擇驍

果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一作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言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肅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

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者有
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
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
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眞僞
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
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
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
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旣而又使小人參之
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

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辨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愼于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積誠辨與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行而睦乎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語而不相目者反顧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

者也豐下銳上神氣安紓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通者機密沉厚不可詐動人也目睛瑩則五岳相照燕頷而虎頭者必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者爲事沉毅而有謀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盼視灼爍而神骨聳高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鬢大腹細目睛昏臂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

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住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兢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有所屈也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要者顧妻子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悦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嫉强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貪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

言直氣勁而言順色鄙而言義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情志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厚而不狂者正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卑吏之私者善撫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于理者識高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

事備者性緩有惠人也言速而事當者性急而有識人也是十有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日行有狼顧者行與止如忽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舒氣紛拿者方食而不覺棄以筋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驕者方行而拗氣騰上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貸者視事覺已不如而目他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太輪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

如覆舟神氣安諦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
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也其四曰爲事先已而後人
者好私人也事繁而多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
急于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頭而無尾者僞人也先
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未詳而輒爲之者無慮人
也遲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
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懦者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
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掩飾以善
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主顏色隨所欲而

言者佞人也是十有四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形于色者臨大事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危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之者事有難安而能安之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形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以用也行事也者人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于此乎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或家貧不得管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眞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令宜嚴　勅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

漸歷品級以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故國自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不願者不强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令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旌賞犯

革罪者即發邊方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

添設主事等官幾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

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

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

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收養既多

其間必有眞才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

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

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

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群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㨿辦之思庶幾可息乎

御史張公樑云爲將須有勝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
刈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
故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
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文職之中
有能知兵善陳者參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
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山
林韋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閑武
藝善遊說一切可爲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

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
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賈勇效能矣此王陽明
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鄭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
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
後論其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
將將者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
令而不違沉毅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

將兵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傳不知乎鷙風鞭霆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兵旣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

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邃大將者嘗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奇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選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飾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至此果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

襲之自相蹂殺過半而走賓明五十人歸報中軍
遣人馳削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
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
當以李忠宜爲去以上將材

輯任將說

王鳴鶴曰今海內章逢揩頤而譚當世之務率皆謂天下東詘於夷北詘於虜慨焉興嗟以爲將帥之難其人也夫所謂將帥之難其人者必其奥訏亡節庸駑不才全軀保妻子之徒耳苟其人而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若人而任之然後結之以誠信馭之以恩威進退賞罰不從中決如上記所稱閫以外將軍制之夫如是而豪傑之材有不裕折衝之畧勵報國之忠者無之

矣北邊之李牧江南之曹彬當是時任之之道得也即漢高之豁達大度而猶未免疑假王之請又安在其能任哉故獨任者事成之宰專令者勢行之機當事者不知任將而徒咎將帥之無人事功之不立何異縶騏驥之足而責千里縛孟賁之手而望齊擊哉嗚呼以是槩于今日而觸目棘心者且有餘悲矣

任將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又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何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蒍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

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夤符堅苻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邵文莊曰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斯其所以爲剛者得其中矣能有其剛而無禮則是遂復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爲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蔿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者又能以禮以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爲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豎然責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 五國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 治兵 于被廬 晉地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邵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皐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

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爲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鬭處方略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邱文莊曰此九徵者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

康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其言與周蓋相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文帝時匈奴寇狄道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蘇文莊曰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者林林者皆民也民之衆蓋有強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鳩集爲兵情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超挺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爲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羣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讐而疎

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魏蔽樂毅之疎賤拜武之尾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貴子孔明不褻孜服任賢不賈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諸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固者為兵之至要臣愚以為四要之中而君之擇將為尤要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臨兵截殺敵勢靈而鬥克服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爲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邱文莊曰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是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決不可

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氣而用之彼能續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

業中興之君天下雖以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孫文正曰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猶不可無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嘗事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事多矣雖其辯論計慮未必兼動衆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

論皆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親罷歸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

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邱文莊曰思令此疏蓋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矣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儻倖無事徒以備員猝臨變不自如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尚不足責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爲功是豈人道爲然哉蓋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則止不至殺戮之甚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認平民截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俑之遺孽也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賊虜衛生靈以安社稷厥

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騎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眞僞又將何所據而分辨古今有言淮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心公智周性熱者以爲紀功之官乃得要領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

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則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

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文忠曰試謀策疑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眞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用之以一技謀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機而治事則才否見矣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

多出爲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鄧艾狀曰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肅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奮者多生于茲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生不不有此又不可專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値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

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爲已有其羸弱老小之輩或解金鐵之工少閑草太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

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邱文莊曰袁說所議選舉將領之與棄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稱以爲其人有功并賞其舉主卽漢高紀因蕭平而賞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薦賢爲國之人若夫兵家勝敗無常事尚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濫舉之罰彼罔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避爲身謀者不復爲國舉賢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

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眾便可選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邱文莊曰兼軍伍階級中求將拔其優量其才智其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爲平世選將之法然過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

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材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躃庸儒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

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丘文莊曰修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恒以此三言者爲權度則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

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耶文莊曰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爲良便蓋祖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誼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待

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

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邵文莊曰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朱子說出當時營求以爲將帥之弊委曲親切如身歷其事親見其人然用將當加審察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素履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爲實然也

將職 出武經總要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聽焉兵法曰輔周則國强輔隙則國弱故將在軍必先知五

事六術五權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生死而不畏危也

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荅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不危疑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智者能機權識通變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利物知勤勞也勇者決戰乘勢不

邊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軍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

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窺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謂使間諜覘敵欲潛隱深入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道言行也

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恐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

其利而不顧其害（謂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無舍無依水毀曰圮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則設奇變以防敵之掩襲）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以留之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死地不可攻或遇敵弱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之也）城有所不攻（城堅高深於要害之處溪險城邑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

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淨簡易幽深難測中正無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遷怒樂而不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爲將之災夫擊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爲生將之勇矣然而徇死者不勝將無策畧苟以死先士士卽死之貪敵則僨故不勝也必死者可

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爲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將無義必苟求全避難則事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攻戰必預決斷速疾則不失時也）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侮貨財散之淸不可汚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恕已以治人推惡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使士不易于身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者無獲（將明將智與衆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自守而不循常自負不循理也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將無明智恥求賢問能而自專於事故戰者多死傷）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設剛

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遠慈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也此愛之不可獨任明矣兵法曰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矣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後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與所動衆人乃安鬬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

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愚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使無還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軍豈知進退之令不知攻取之塲聚三軍之衆投於險險難也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

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則安可得哉故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軍懼此之謂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志貪者好趨利過者不顧死下之爲上迷

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顧下如子則人死愛心意激勉則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義則人死威賞罰分明則人死義爵厚賞重則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强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彊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静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深知敵情計謀素定進退無疑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

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情一惠不周則三軍之倚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軍法不反令令於必不移令於子有罪雖親不開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一擊十之先須察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饑飽勞逸十倍相遠然後奮一以擊十若勞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是止矣卒彊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彊將師儒弱不能驍卒故遂折敗散吏彊卒弱曰陷言其將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

力量進之則陷沒於死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拘常度引兵出陣或縱或橫此乃自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負將不知進退之利害雖欲任己用權令軍士不能收功而縻絆之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軍國異容所理各異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則軍士惑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

不知用兵機謀之人用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惑也三軍既惑而既疑是謂亂軍引勝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攜手而使人得其心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

戰有功如奉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誠計險阨遠近饋運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之間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至要之道也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選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挨圣審察輕用審足進退審宜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起非得不用

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輯賞功說

王鳴鶴曰賞功之典所以彰國恩所以振士氣錫予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故先王論功行賞分土列爵與金帛之類高下次第一定而不紊在上者毋僭施毋吝予在下者適足以壓其素望而遏其非心是於優崇之中寓保全之道其制誠善矣後世不覈功實賞以寵加弄臣而爲三公伶人而爲刺史竈下中郞濫斯極矣乃英豪忠勇之士身經百戰不得一列於通侯此綱紀蕩然而人心所以不

振也奚怪哉我　祖宗優寵武臣用酬勛勩世延
其賞與國同休而陞賞之例自　國初以迄于今
歷歷可考見嗚呼　皇仁浩蕩眞與高厚等彼披
堅執銳者不思出萬死一生以圖報效於今日非
夫也愚故輯賞功篇而係之以臆說如此云

賞功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布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

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易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其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俊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邱文莊曰人臣有功于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則不可分别之也然於其中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布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弱鬭狠淺與夫心術險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祿有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竊以爲小人雖優而小人不知所以自反復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無焉安能

使其無怏怏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輿之祿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爵祿而不治職如此則得重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誅獲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之咎也

郭文莊曰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爲句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爲句蓋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即折首殲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數塞責而已

其爲功大矣豈不可嘉尙之乎蓋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類則有非所醜而醜者矣豈得無過咎哉王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國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弨（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與）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大飲賓曰饗）之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

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府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蘖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鄧賜鐵鉞而暮膳數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邱文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錫以瑞器而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錫而不加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于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錫功之大權當如是矣嗟一弓之微古人猶重之如此況先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勳之官掌功賞 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法以等差矣其功王

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勞］治功曰力［強有力者］戰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日月爲常］祭于大烝［冬祭曰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期］輕重眂［視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無國正［旣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王文莊曰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屬文告同復

徒有虛設之害皆疾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覈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算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爲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邱文莊曰舉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卽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與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邱文莊曰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竊私焉不靖也然既用之已効其力而成大功矣而又棄絕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還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于舅犯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乾澤而得魚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邵文莊曰晉文公為五伯之盛偷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

爲而嚬笑有爲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邱文莊曰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慎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况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濫予乎人哉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邱文莊曰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于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僞之

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駑臺庸豎一旦有事欲豈能支之哉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進制則

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鈇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務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眾用舍相

發否藏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
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
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
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循斯意因
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
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
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邱文莊曰賞所謂報以什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行賄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臨未畫言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賞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册其有內外臣僚子弟隨時方行自投報効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家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解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

軍將子弟親識等，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稽其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于本類下次其名姓并書其所効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著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陣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關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關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殺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關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漢高帝時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爲酇侯所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

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邵文莊曰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爲首羣臣不服故帝以獵爲譬斯

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

出師取勝而還其功大亦當以是爲法

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大雅曰朝廷設爲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得也都民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當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僥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誰肯捐軀拚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
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槀
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
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
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
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
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台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有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義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賜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則抑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耒曰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蹤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白溪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爲侯吾意

漢雖欲再貴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櫂曰苟專之事望之譏所見而言若篤於邵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邵支兼曰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爲生事之詞而胡
氏以爲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
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
可也夷狄處化外者之帝王固以禽獸畜之而不
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
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擾吾境殘吾民而
吾以私怨小忿闖其敗亂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
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
必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況臣不奉君命而所行
不合於天也哉陳湯邵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
理格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
有害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責之
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
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

使而厚報如此不啟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救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張來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慘而入乎陳瓘謂簡何石顯圖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爲國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綿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

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臣文莊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高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擧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時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

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能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綱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遠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

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
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
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
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爲單于久遠之
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慮深而要自儒學
中來

邱文莊曰自秦漢以來將待功臣之禮莫如光武

建安中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
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
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
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
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

淵竊恥之操大悅

邵文莊曰天下所最難詰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知也觀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當痛革其弊

晉武帝時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邵文莊曰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冒功之臣有冒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强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

秉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邸文莊曰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爲斷其簡度之說何日達渾旂所若詔到渾

渾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與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誰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矣核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訟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請檻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強盛而處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

是非之所在

顧不韙歟

後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

初丕及叡與僕射李沖領軍於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文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貴能功勤猶將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耶文秉曰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誅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誅已有罪無罪繼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罪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毆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歎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

政如此事可知矣

昔文莊曰文武無二道使武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太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似聽朝從可也而元總宿衞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爲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爲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己况羣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以明立典憲敢有蹈襲人復輒者坐其與願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啟奸雄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而興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共分遂皆悅服

邱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

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爲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已私顧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太公之道乎李沖通能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調護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

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時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

上曰善

臣文蔚曰人君之頒爵祿于臣下固爲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爲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庸再加使其人賢與固無慮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挾之以震主由此其光不可不知也

元宗時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徵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耶丈兼日宋璟之不賞郝靈筌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錢帛爲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擎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鋒鏑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

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臣父雖曰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爲非宜然猶肯以下問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諮訪於人者德宗猶爲賢乎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祿之資無職管之柄無見徵以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僞不可以與人況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從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于行則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擴宄逆實賴武人遂莊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能多誹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剪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嘗受賜之
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況于介冑之士乎人之多
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循其苟得之請
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怨不在天鼻皆自致必
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許

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當功而獎偷恐未爭獎又非功固宜見諸儻有功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邱文莊曰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蓋戰伐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僥倖富豪之徒乃以貨賄私賂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貨賄私賂而得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況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私賂也上之所爲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贊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賴懲以威不修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揣重輕輒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于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

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危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倒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臣文莊曰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爲國不可無賞罰至于出軍命將所以寘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爲來日用人舉事之地也

贊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

位賢能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用故人不濫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日員外試官類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邱文莊曰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戸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

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爲三類焉蓋在今日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則以授人也哉　勳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茂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受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有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衞指揮在外都司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留不失擢拔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畜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邵文莊日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戎虞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錄跡業者于是從金紫普施于輿皂薰蕕無辨涇渭祇緣當今所務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擲何勸人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濫其衍矢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

爵不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爲榮及其末世不如祖宗立法之深意踈徃輕以予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其有奇功異能故人視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書之于册足以爲萬世戒

穆宗時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

腕嘆息

邱文莊曰自古創業之君立爲法制以遺子孫未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事久而弊生積弊之久爲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焉唐穆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并諸道大將停其內外各其事功無故而加以資擢補官升爵蓋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爲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

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

觀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臣艾按曰陸贄有言爵位流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尚非四者雖公卿之裔華夏之胄猶不可輕褒況優伶乎莊宗之不克令終閔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勳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決

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宋文莊曰願籍欲真宗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羅勉以威不恪之臣以此為最切務於今日亦云然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

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慉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邱文莊曰修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是知國家于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

既不明誰肯自勸欲專望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置之法

邱文莊曰行師最難得明實者軍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由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輕重任其所為此將士所以不服而讟怨也鄧綰乞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司僅能考其功狀耳未必得其虛實也愚以為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糾察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亦即于軍中驗實而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効命邊廷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

微勞而反過于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邱文莊曰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近左右承奉指揮有年勞當別議敘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叢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後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實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過

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冒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待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以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邱文莊曰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

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弊之來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上卒之嗟怨異時復與師旅凡任戎行者皆奮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昭文莊曰按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于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

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累獻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推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于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亦知所濯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性實不能皆同其間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見而用　國法以遷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蔭矣尚有軍少官多之患哉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明白造冊到部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勦殺□□爲首遼東□□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盗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没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一等　二十九年令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三十五年令官軍對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功不陞　永樂四年令一家陣亡二三人者陞二

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以上及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一二人斬從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兵敗有功者俱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邑等處當先殺賊者百戶所鎮撫以上陞署職一級總旗以下陞實授一級不賞軍舍人有冠帶者陞實授百戶無者陞所鎮撫文職舍人陞試所鎮撫義男餘丁人等不分有無冠帶俱陞小旗有不願者俱給賞其前方金沙江等處頭功四次三次及衝冒瘴毒亡者陞一級陣亡者陞二級　二年令遼東官軍二次當先斬獲賊首馬疋者陞一級加賞被傷及戰回死者陞一級陣亡陞二級俱給賞一次斬獲者陞一級不賞　三年令貴州香爐山等處獲功九次至十七次者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名顆者陞實授不及數者陞署職　四年令從征而子孫隨軍陣亡別無應襲者陞其父二級　五年令自已獲功該陞而同籍親人有陣亡無嗣者許併其功于見存之人通論陞賞　六年令浙江

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不賞民快人等冠帶級身陣亡者與其子冠帶仍給賞一次至四次給賞不陞　天順元年令陝西發□領軍官并敵退胡營達賊當先敗賊及擒斬賊級爲首并陣亡者俱陞一級給賞齊力向前并生擒斬獲爲從者給賞不陞其兩方誘獲苗蠻爲王侯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十三次至十九次斬首三顆者陞一級不賞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亡土官人等俱加賞不陞凡土官有功無陞例　六年令擒斬達賊一名顆爲首陞一級不賞爲從及傷故者給賞不陞　七年令六次先登殺敗達賊者陞一級加賞三次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齊力策應者給賞不陞　成化二年令官軍妄報功次冒受陞賞者事發革去仍降原職役一級調衛差操　四年令四川平山都掌官軍擒斬人名顆以上及俘獲男女者陞二級加賞七名顆以下有俘獲及陣亡者陞一級量賞

五名顆以下有俘獲陞一級不賞三名顆以下及
土官擒斬四名顆以上與陣亡土兵俱加賞不陞
六年夜令不敢出境哨探被賊殺死者陞賞依
陣亡例奪去馬疋免追　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
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
一薊□賊一人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
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為首陞一級至三名顆
陞三級驗係壯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為從
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一遼東□□一人擒斬二
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賞授
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
陞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
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
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
俱給賞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
十八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賞授幼男婦女與
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
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

擬一其餘級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常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生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類陞一級領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類陞一級領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准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賊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遞加□□三倍番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一軍人有功陞一

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
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
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
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
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
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
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
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
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
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節以其爲則遞降一
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若不許紀錄一詳冒功
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一出師監督總兵等
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等官班師之日本
部照功次開具奏陞賞凡遠年功次不許奏擾
宏治元年令領兵守備官不得自報功次所部旗
軍斬獲不及五名顆者領軍官不准陞賞　十二
年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若非
奏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

于本管衙門不許希求註于錦衣衛違者該壓職役俱革罷扶同朦報者參究治罪凡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逃棄在後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

俱奏請定奪

輯賞罰說

王鳴鶴曰國家馭世之大權唯在賞罰賞一人而有功者勸罰一人而有罪者懲此其激勵之機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若軍興之際所藉以鼓舞威服乎人心者舍是蔑亡由已故將有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方今疆圉多故豪傑之士蠭涌蝟集即負一技挾一策者無不銳然自奮欲爲 國家當大難之衝此雖忠憤所激而其貪功畏罪之心初未嘗異于人人也唯貪功畏罪之心不異于人

而後吾之賞易以勸罰易以懲慶賞刑威昭然于三軍之耳目斯智者騁謀勇者奮力選愞亡節者不敢以不肖奸吾之法將効忠而兵樂戰不必追于驅制而戰勝攻取奚施不可噫刓印不予者終貽陰陵之禍收笠輒斬者遂致強吳之功然則賞罰其可忽乎凡吾同志其尚鑒于斯哉

賞罰

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焉五刑五等之刑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要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焉是要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不可怠忽也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有我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

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子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賞未有僭濫之失存于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也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

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賞刑以懲惡賞以勸善明其刑賞以示勸懲以馭其威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告也王馭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羣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仕者俸之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者養也以馭其福

祿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羣臣之邪正一予奪之卜又將以馭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于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萬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示作其進德與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數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爲宜得而或視以爲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謂數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于王而廢之置之）三歲則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之

呂交莊曰人君爲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旣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羣臣及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行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于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鄭文莊曰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其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故于市市者衆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曰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催恐外議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鄭文莊曰刑賞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邱文莊曰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議不可狥一已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子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

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邱文莊曰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于獨也參之于衆也詳而察之于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爲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子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人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竦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邱文莊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于卽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于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爲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蔕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沉鬱之患者此

也其視虞王
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狥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取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

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
事豈不深且遠哉

邱文莊曰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
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
賞有非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邱文莊曰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
爲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太和之治亦不能
外刑賞以爲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
然是詔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
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
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
其死宏恭石顯之妄任非人所謂
厲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邱文莊曰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弼天下之義用魏徵致有忘平日之讐裴寂負罪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盡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羨以諧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于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

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

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兵部尚書王公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

卽豪右之貪緣皆以權力而强委之彼且需求刻
剝驕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
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貪其權力以相徇
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
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
因此輩而索然矣其何以臨師服衆哉必須提督
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
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
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

皆原於此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

時無相悖戾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公廉云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斬級次之今海上賊船初來能迎其鋒擊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飽去之賊擊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捺駕小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卽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來披猖甚易擒則延至二三日卽復強悍但初剿之不令賊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

若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
賊犯某處從何斬獲取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
虛冒郎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
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
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于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
奇功論已有事例惟眞土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
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眞倭首級
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眞倭首級一

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猶少銀伍兩豈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貲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公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然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

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利遷異地事無弗同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槩止以常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雖多處行粮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游洋擒斬首級得叙異格各軍人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叙如此則人皆爭奮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

初傳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損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
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
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
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墩堡任其攻克鄉
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
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
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
取首級撫按明知同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

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劾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衆審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

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眾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都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擄奪甚至戮平民傷戰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目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得勝某陣得某人之

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既勝也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避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某人書辦得用某人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疊加甄錄固亦可也若冐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矣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矣邱公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 功當生者二

功皆具法也

巡撫都御史唐公順之云鼐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爲觀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而無不如意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

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撫亦時一
行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
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閩縣知縣佚俊冊云羊斟之徵足以覆宋一笠之小
可以強吳三界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
所尙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腈章彌抱而
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
以爲捷而冐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
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

顚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鏑縱横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

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猶不忘前功斯可以永保勸懲者也

鄭鍾曰平倭事例內稱遇衆至五百名以上大勢倭賊我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寡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內擒斬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俱照舊外議自萬歷六年九月以後擒

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眞倭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眞倭從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如不及數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二名顆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賊不

過數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
首獲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
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眞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
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此外軍
中倘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直前趕
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卽爲首功俱即時照格陞
賞不咨斬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逡巡不進致賊
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繚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
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

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臨陣退縮者俱即時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
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者即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即爲首功雖與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
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馘已見於詩則上功首虜所從來遠矣我　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而領兵官自守把叅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爲將者責在旗鼓而不以斬馘爲

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冒而不錄耶然爲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者又焉可盡誣其皆虛冒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爲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厮役走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錄而大功不賞哉如蒙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叅遊守把如果親身督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難易以爲等差亦激勸戎行之一機也或曰如此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

一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百與千者不吝賞而獨吝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輕千金而重豆羹簞食也可乎哉以上公賞罰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